



麦家

解密

北京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014039510

I247.56
67-2

麦家

解

密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247.56

67-2



北航

C172428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密/麦家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302-1383-4

I. ①解… II. ①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49827号

解密

JIEMI

麦家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10千字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302-1383-4

定价: 35.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目 录

前 言	答王德威教授问	1
第一篇	起	5
第二篇	承	23
第三篇	转	111
第四篇	再转	171
第五篇	合	221
外一篇	容金珍笔记本	269

前言：答王德威教授问

事情不复杂，说起来不简单，有点绕口。就在昨天，我作品的海外代理人谭光磊先生来邮道，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教授托《纽约时报》记者 DIDI 女士问我一个问题，后者为《解密》的英文版刚到杭州访过我。恐是忧我孤陋，有眼不识泰山，谭在信中特别强调：王教授是夏志清之后海外华语文坛的掌门人。多虑了，我在文学圈浸泡近三十年，王先生的大名自是知晓。虽素未谋面，无只语交际，但先生的文章没少看，受益多。

问题原文是英语，DIDI 女士知我是土鳖，已经把它译成中文：

麦先生写的是中国的间谍／资料／秘密世界。他怎么看“斯诺登后”的全世界这个现象呢？我们是不是都住在一个间谍、密码数、阴谋、秘密的大道横行的社会？

恕我直言，翻译有些别扭，个别词言不及义。不过够了，我知道在问什么。我甚至知道更多，比如 DIDI 女士为何不直接与我沟通（刚采访过我啊），要请我的代理出面周折，大抵是她觉得这问题有点敏感，怕我婉拒。也许她记忆犹新，我是个谨慎的人，时常笑而不答，或者思而不语。其实我无语不是谨慎，是怯场，嘴笨。我有点轻度的社交恐惧症，何况面对的是一双不时词不达意的蓝眼睛、长睫毛。DIDI 女士出生在爱尔兰，少女时代在香港度过，那不是学中文的最理想之地，否则她的中文一定会少些词不达意，我也不至于给她留下那么多谨言慎语的把柄。

人到五十知天命，我今年正好这个年纪。既然天命都知道了，还有什么可畏头缩尾的？坦坦荡荡做人吧。我以最快的速度、最敞开的心怀，坦诚作答。这回面对的是文字，怯懦嘴笨的那个人变得神思泉涌，快人快语，转眼工夫已经敲出一页 A4 纸，像个话痨——

斯诺登是上帝（宇宙）的孩子，也是皇帝新衣里的那个孩子。他的问题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不得不是某个国家的人；更大的问题是他不但有国家，而且还有一份肩负着国家安全的职业。这份职业往往被誉为是神圣的，是公民意义上的崇高神职，他必须为这个职业放弃甚至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他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下，单方面撕毁了这个被普世接受的约定，因而他的形象笃定变得夸张、异类，像斯芬克司（狮身人面像），既是极端的丑，又是极端的美。

毋庸置疑，我小说《解密》中的主人公容金珍和斯诺登是同一种人，都是为国家安全这份至高神职修行的，异化的人，不同的是，前者为此感到无上光荣，情愿为此自焚以示忠诚，后

者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背靠背，注定要在两个心向背的世界里扮演着一半是英雄一半是死敌的角色。

英雄也好，死敌也罢；斯诺登也好，容金珍也罢，他们是被上帝抛弃的人。可悲的是，不论是哪个国家都有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人。坦率说，斯诺登揭露的不是美国的丑，而是当今世界。这个世界被科技绑架了，不论是X国还是Y国，我忧郁地认为，只要他们拥有相应的技术，都会干出相应的勾当。科技让我们变得无所不能，又四面受敌，危在旦夕。科技，一头风做的怪兽，正在把世界缩小成一个键钮：按下某个键，地球上每一只蚂蚁都要死。这个时候，谈个人隐世也许是奢侈，因为无论如何，求生的权欲是上帝赋予的。于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住在一个间谍、阴谋、秘密大道横行的社会”。

我不会站在容金珍角度嘲笑斯诺登，也不会以斯诺登的目光去鄙视容金珍。我很遗憾无法选择做宇宙的孩子，但我很荣幸做了文学的孩子：这是最接近上帝的一个职业。文学让我变得宽广坦然，上帝在我身边，我敢对魔鬼发话。听着，如果没有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人文精神的代代传承，科技这头怪兽也许早把我们灭了，即使不灭，恐怕也都变成一群恐龙、僵尸，只会改天换地，不会感天动地；只有脚步声，没有心跳声；只会流血，不会流泪；只会恨，不会爱；只会战，不会和；只会变，不会守……以文学为母体的人文艺术，像春天之于花一样，让我们内心日日夜夜、逐渐又逐渐地变得柔软、饱满、宽广、细腻、温良，使科技这头怪兽至今还在我们驯养中。

我不知道王教授对我的答卷会不会满意。作为一位专事文学教

职工作者，我把文学看得那么高大，说得那么美妙，我思忖他也许会满意的。但是我发誓，上帝就在身边，我愿意对上帝的发誓，我说的是真话，绝没有半点投机取巧的心思。我深信，我对上帝的诚实比博得王教授的欢喜更要紧。

2014.1.17

于杭州西溪

第一篇

起

她自幼聪慧过人，尤其擅长计数和演算，十一岁进学堂，十二岁就能和算盘子对垒比试算术，算速之快令人咋舌，通常能以你吐一口痰的速度心算出两组四位数的乘除数。一位靠摸人头骨算命的瞎子给她算命，说她连鼻头上都长着脑筋，是个九九八百一十年才能出一个的奇人。

01

一八七三年乘乌篷船离开铜镇去西洋拜师求学的那个人，是江南有名的大盐商容氏家族的第七代传人的最小，名叫容自来，到了西洋后，改名叫约翰·黎黎。后来的人都说，容家人身上世袭的潮湿的盐碱味就是从这个小子手头开始剥落变味的，变成了干爽清洁的书香味，还有一腔救国爱国的君子意气。这当然跟他的西洋之行是分不开的。但容家人当初推举他去西洋求学的根本目的，不是想要他来改变家族的味道，而仅仅是为了给容家老奶奶多一个延长寿命的手段。老奶奶年轻时是一把生儿育女的好手，几十年间给容家添了九男七女，而且个个长大成人，事业有成，为容家的兴旺发达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她在容家无上的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她的寿命因为儿孙们的拥戴而被一再延长，但活得并不轻松，尤其是在夜里，各种纷繁复杂的梦常常纠缠得她像小姑娘一样惊声怪叫，到了大白天还心有余悸的。噩梦折磨着她，满堂的儿孙和成堆的白花花的银子成了她噩梦里的装卸物，芳香的烛火时常被她尖厉的叫声惊得颤颤悠悠。每天早上，容家大宅院里总会请进一两个前来给老人家释梦的智识人士，时间长了，彼此间的水平高低也显山露出水

来了。

在众多释梦者中，老奶奶最信服的是一个刚从西洋漂泊到铜镇的小年轻，他不但能正确无误地释读出老人家梦中经历的各种明证暗示，有时候还能预见，甚至重新设置老人梦中的人物是非。只是年轻的样子似乎决定他的功夫也是轻飘飘的，用老人们的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相比，释梦的功夫还算到家，但易梦之术疏漏颇多，行使起来有点鬼画符的意思，撞对就对了，撞不对就撞不对了。具体说，对前半夜的梦还能勉强应付，对后半夜的梦，包括梦中之梦，简直束手无策。他自己也说，他没专门向老祖父学习这门技术，只是靠耳闻目睹有意无意地学了一点，学得业余，水平也是业余的。老奶奶打开一面假墙，露出一墙壁的银子，恳求他把老祖父请来，得到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方面他祖父有足够的钱财，对金银财宝早已不感兴趣，二方面他祖父也是一把高寿，远渡重洋的事情想一想都可能把他吓死。不过，西洋人还是给老奶奶指明了一条行得通的路走，就是：派人专程去学。

在真人不能屈尊亲临的情况之下，这几乎是唯一的出路。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在浩荡的子孙中物色一个理想的人选。这个人必须达到两个要求：一个是对老人孝顺百般，愿意为之赴汤蹈火；二个是聪慧好学，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把复杂的释梦和易梦之术学到家，并运用自如。在经过再三筛选后，二十岁的小孙子容自来有点胜人一筹的意思。就这样，容自来怀里揣着西洋人写给祖父的引荐信，肩头挑着老奶奶延年益寿的重任，日夜兼程，开始了漂洋过海、拜师求学的岁月。一个月后的一个暴风雨之夜，容自来搭乘的铁轮还在太平洋上颠簸，老奶奶却在梦中看见铁轮被飓风吞入海底，小孙子葬身鱼腹，令梦中的老人家伤心气绝，并由梦中的气绝引发了

真正的气绝，使老人一梦不醒，见了阎王爷。旅途是艰辛而漫长的，当容自来站在释梦大师前，诚恳地向他递上引荐信的同时，大师转交给他一封信，信上报的就是老奶奶去世的噩耗。和人相比，信走的总是捷径，捷足先登也是情理中的事。

耄耋之年的大师看远来的异域人，目光像两支利箭，足以把飞鸟击落，似乎很愿意在传教的末路途收受这个异域人为徒。但后者想的是，既然奶奶已死，学得功夫也是枉然，所以只是领了情，心里是准备择日就走的。可就在等待走的期间，他在大师所在的校园里结识了一位同乡，同乡带他听了几堂课，他走的意图就没了，因为他发现这里值得他学的东西有很多。他留下来，和同乡一道，白天跟一个斯拉夫人和一个土耳其人学习几何学、算术和方程式，到晚上又在一位巴赫的隔代弟子门下旁听音乐。因为学得痴心，时间过得飞快，当他意识到自己该回家时，已有七个春秋如风一般飘走。一八八〇年浅秋时节，容自来随异国的几十筐刚下树的葡萄一道踏上了返乡之途，到家已是天寒地冻，葡萄都已经在船舱里酿成成桶的酒了。

用铜镇人的话说，七年时间里容家什么都没变，容家还是容家，盐商还是盐商，人丁兴旺还是人丁兴旺，财源滚滚还是财源滚滚。唯一变的是他这个西洋归来的小儿子——如今也不小了，他不但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姓氏：黎黎。约翰·黎黎。而且，还多了不少古怪的毛病，比如头上的辫子没了，身上的长袍变成了马甲，喜欢喝血一样红的酒，说的话里时常夹杂着鸟一样的语言，等等。更古怪的是他居然闻不得盐碱味，到了码头上，或者在铺子上，闻了扑鼻的盐碱味就会干呕，有时候还呕出黄水来。盐商的后代闻不得盐味，这就是出奇的怪了，跟人见不得人一样的怪。虽然容自来说得清这

是为什么——因为他在太平洋上漂泊的日子里，几度受挫落水，被咸死人的海水呛得死去活来，痛苦的记号早已深刻在骨头上，以致后来他在海上航行不得不往嘴巴里塞上一把茶叶，才能勉强熬挺过去。但是，说得清归说得清，行不行得通又是一回事。闻不得盐碱味怎么能子承父业？总不能老是在嘴巴含着一把茶叶做老板啊。

事情确实变得不大好办。

好在他出去求学前，老奶奶有过一个说法，说是等他学成回来，藏在墙壁里的银子就是他一片孝心的赏金。后来，他正是靠这笔银子立了业，上省城 C 市去办了一所像模像样的学堂，冠名为**黎黎学堂**。

这就是后来一度赫赫有名的 N 大学的最早。

02

N大学的赫赫名声是从黎黎学堂就开始了。

第一个给学堂带来巨大名声的就是黎黎本人，他破天荒地把女子招入学堂，是真正的惊世骇俗，一下子把学堂噪得名扬一时。在开头几年，学堂有点西洋镜的感觉，凡是到该城池来的人，都忍不住要去学堂走走，看看，饱饱眼福，跟逛窑子一样的。按说，在那个封建世道里，光凭一个女子入学的把柄，就足以将学堂夷为平地。为什么没有，说法有很多，但出自容家家谱中的说法也许是最真实可靠的。容家的家谱秘密地指出：学堂里最初入学的女子均系容家嫡传后代。这等于说，我糟蹋的是自己，你们有什么可说的？这在几何学上叫两圆相切，切而不交，打的是一个擦边球，恰到好处。这也是黎黎学堂所以被骂不倒的巧妙。就像孩子是哭大的，黎黎学堂是被世人一嘴巴一嘴巴骂大的。

第二个给学堂带来声望的还是容家自家人，是黎黎长兄在花甲之年纳妾的结晶。是个女子，即黎黎的侄女儿。此人天生有个又圆又大的虎头，而且头脑里装的绝不是糨糊，而是女子中少见的神机妙算。她自幼聪慧过人，尤其擅长计数和演算，十一岁进学堂，

十二岁就能和算盘子对垒比试算术，算速之快令人咋舌，通常能以你吐一口痰的速度心算出两组四位数的乘除数。一些刁钻的智力难题到她面前总是被不假思索地解决，反倒让提问者大失所望，怀疑她是不是早已听说过这些题目。一位靠摸人头骨算命的瞎子给她算命，说她连鼻头上都长着脑筋，是个九九八百一十年才能出一个的奇人。十七岁那年，她与姑家表兄一道远赴剑桥大学深造，轮船一驶入浓雾迷漫的伦敦帝国码头，以赋诗为雅的表兄对着舱外的迷雾顿时诗兴大发，诗篇脱口而出——

凭借海洋的力量

我来到大不列颠

大不列颠

大不列颠

浓雾包不住你的华丽……

表妹被表兄激越的唱诗声吵醒，惺忪的睡眼看了看金色的怀表，也是脱口而出：“我们在路上走了 39 天又 7 个小时。”

然后两人就如进入了某种固定的套路里，有板有眼地问答起来。

表兄问：“39 天 7 个小时等于——”

表妹答：“943 个小时。”

表兄问：“943 个小时等于——”

表妹答：“56580 分钟。”

表兄问：“56580 分钟等于——”

表妹答：“3394800 秒钟。”

这种游戏几乎是表妹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把她当个无须动手的

珠算盘玩味，有时候也使用。这部分生活也把她奇特的才能和价值充分凸现出来，由此人们甚至把她名字都改了，一口口地叫她算盘子。因为她头脑生得特别大，也有人喊她叫大头算盘。而事实上，她的算术比任何一只算盘子都要高明。她似乎把容家世代在生意中造就出来的胜算的能力都揽在了自己头上，有点量变引发质变的意味。

在剑桥期间，她保留了固有的天分，又崭露出新的天分，比如学语言，旁的人咬牙切齿地学，而她似乎只要寻个异国女生同室而住就解决问题，而且屡试不爽，基本上是一学期换一个寝友，等学期结束时，她嘴巴里肯定又长出一门语言，且说得不会比寝友逊色一点。显然，这中间方法不是出奇的——方法很普通，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用。出奇的是结果。就这样，几年下来她已经会七国语言，而且每一门语言都可以流利地读写。有一天，她在校园里遇到一个灰头发姑娘，后者向她打问事情，她不知所云，然后她用七国语言跟对方交流也无济于事。原来这是一位刚从米兰来的新生，只会说意大利语，她知道这后，邀请对方做了新学期的寝友。就在这学期里，她开始设计牛顿数学桥。

牛顿数学桥是剑桥大学城里的一大景观，全桥由 7177 根大小不一的木头衔接而成，有 10299 个接口，如果以一个接口用一枚铁钉来计算，那么至少需要 10299 枚铁钉。但牛顿把所有铁钉都倒进了河里，整座桥没用一枚铁钉，这就是数学的奇妙。多少年来，剑桥数学系的高才生们都梦想解破数学桥的奥秘，换句话说就是想在纸头上造一座跟数学桥一模一样的桥。但如愿者无一。多数人设计出来的桥至少需要上千枚铁钉才能达到原桥同等效果，只有少数几人把铁钉数量减少到千枚数之内。有个冰岛人，他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把铁钉数减少到 561 枚。由著名数学家佩德罗·爱默博士